或许我从未开始过讨论，也没有严肃对待过这个世界。我不会耐心听任何人的言说，像个小孩只想象着神话的降临。就像我之前经历的那些，我并不重要，你也是，我们都是。但为了活下去的执念，“神”给我们准备着自己不同的“土地”，在那里扎根、发芽🌱。在经过两个月的学习，修行中（但未决断），我很难说在对于本源性的问题上有多少自己的体悟，在认知和行动中还存在割裂，我很难把自己的伤口缝合到什么上去。（目前的打字可能算是一个作为治疗的手段。）我不是为了说明什么，这些都是我的想象。

我很清楚现在大家多半都是精神病，正如我小时候遭到的嘲笑一样，文明人把（超人、诗人、歌者、手工者剔除出技术世界）精神异常于现代资本逻辑的，都要受到鄙视和冷落。这就是文明的手段，它不会触碰、不会抚摸、不会倾听，它像一面镜子不断的反射出那些想要“自我”（ego）的生命，尽管这镜子本身是破碎的也早被我们遗忘了。但我们还是执迷于这个残破的身体，我们由镜子的自我投射到外面的世界，这个过程显然是一个异化（阉割）的过程，道路就是语言，语言由语音形式开始出现在我们的意识之中，之后的事情就是对号入座（所指），这个过程充满了错误和误认，也让我们编入到象征秩序之中，可能成功也必然包含着失败。正是这个“阉割自我-剩余”的结构使得阉割总能成功，并且不断产生和复制作为象征秩序里的点位维持着这个第一赛博空间的稳定。

赛博空间的中心化是我们不能完全抛弃的，因为我们从来不止于此。要想完成去中心化空间的形成就需要钱师所说的要有中心化的空间备书才是可能的（现阶段来说）。最终的解释权在那里呢？一定会是每个人。

与其在人堆里犬吠，不如自己看点关于欲望的理论。以前是不知道，或者说不认为这是可以表达的，现在看来，斯宾诺莎真的太细腻了。